

印尼中国劳工口述文选

这是一本在印尼中国劳工的口述文集，收录了曾经或仍然在印尼务工的中国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经历的讲述。很多口述者的经历都是饱含挫折与不平的：或是遭遇了欺骗，或是工资被拖欠和肆意克扣、受伤不能获得及时的医治、护照被扣不能回国、高温粉尘、辞职之难、身边人讨薪却被报复...这些，不是因为口述者们自身有多不幸；他们所道出的结构性压迫紧随每一个海外劳动者的打工生涯。

这一群体所经历的磨难在疫情期间第一次被公众所看见。与一般回国中国公民相比，海外劳动者从印尼回国的程序更复杂；工人不得不向自己的老板和项目部申请回国，获得名额，进行第一遍新冠检测结果筛查，才有机会被安排到雅加达，进行隔离与航空公司检测——这里面的每一步都曾让很多人叫苦不迭。回国之难成为很多工人愿意在工地忍辱负重的软肋，把劳动者推向更为脆弱无保障的境地。而不堪忍受的人则选择铤而走险，宁愿偷渡也要离开。

然而工人们反映的问题，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仍然难以解决。投诉与问责渠道的缺失让工人选择用社交媒体发声，而公司却选择继续遮蔽问题，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地惩罚吹哨者。集体行动也曾带来积极的效果，只不过往往只爆发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刻，并以管理层分化工人、打散谈判力量告终。

如果不能寄希望于公司主动履行责任，不能寄希望于公权力制约出海的资本，普通劳动者如何才能在外地得到保护、获得力量？其中一位口述者说：“如果那些有效的法律条文能够在海外得到落实、海外劳工有加入当地工会的权利、司法诉讼不再那么复杂（比如印尼成立专门的针对外劳的劳资纠纷法庭）等，那么外劳的权益才可以得到根本新的保障，而印尼的投资环境也会变得更好。不过，这些‘如果’可能都跟我没啥关系了，因为肯定还很遥远。”

如何让这些“如果”与你我有关？如何让这些“如果”一步步成为现实？如何寻找支持、开拓渠道来维护自己与身边人切身的权益？这是本期文选供读者思考的问题。

回不了国的人	3
从一次罢工聊起	10
留下来的人	16
工伤, 无人问津	19
拒绝高温粉尘之后	22
人间有爱	24
眼看着工友离世	28
只要能够赚到钱, 什么尊重啊其它利益啊都没那么重要了	30
女工不易	33
南洋沉浮录	35

回不了国的人

今天，清零政策已经被急不可耐地翻篇，就仿佛所有政策带来的灾难都可以就此一笔勾销。有心回望历史的人，还记得吹哨人，记得被销声匿迹的记者，记得上海四月的声音、贵州大巴、乌鲁木齐火灾。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把务工归来的打工者排除在统计与国土外的清零，却很少被讨论。第一篇口述收集于中国仍严格实行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的2021年。那时，五个一的航班政策和严苛的新冠检测要求在数个中资工业园里层层加码，阻挡了不计其数打工者的归途，其中就有小乐。小乐在印尼的经历不无荒诞，本来预期在海外打工六个月的他，被滞留了近三年，期间，他不断寻求机会申请回国——像他这样的普通建筑工人，需要向公司申请，才有可能获得回国的安排——也曾在层层新冠检测筛选中获得前往雅加达的机会，又被航司检测挡下，而好不容易通过航司检测，又因没有航班而被迫返回工作园区。2022年夏天，他终于和其他工友一起回国。然而多次检测的开销，以及因滞留而停工的误工费，却迟迟得不到赔偿。清零是否已成历史？谁来为劳动者付出的代价负责？

我家在江苏，但我属于东北脾气，不拐弯抹角。我来印尼之前也是做建筑安装类的工作。出国的人，要是这里不比国内高出一百块的话，一般是不会出来的。高几十块钱从来不带考虑的，最低也要高一百。之前在国内出事了，做手术干嘛的花了不少钱，经济苦难，想改善一下家庭，想多挣点钱，就听朋友介绍过来打工。我的朋友也是听朋友说的。打工的都这样，在外面多交些朋友，然后我现在没活儿，朋友那有活儿，就问，你那要人吗。他说印尼那边要人，去不去。他把老板微信电话告诉我，就这么过来的。

我也是第一次出国，当时他说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公司，也不是德x公司，而是“厦门x屿”。我在网上查了下厦门x屿，他们信誉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考虑过来的。二期工程是德x和厦门x屿两个公司投资的。很多其他工友也是。大家之前都没来过这里，只是听说，跟这个老板干还行。

但到了以后，不是那个情况，所以感觉被骗了。

我不太清楚来印尼办的是什么签证，我看上面写的是211(注:商务签证)我们的护照是，下了飞机，飞机场都没出就给收走了。除了你后来续签证的时候能看一眼，一直都没在自己身上。你人过去移民局拍个照、签个字就可以了。从收护照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就觉得不是正规公司。

来的时候说的是，保证26或27个工作日，阴天下雨也是这些工，每天九个小时。但来了之后是九个半小时。我是干爬高安装的，晚上是干不了活的，所以不加班。但是这里比国内累多了，一句话概括，你干的再多，他都嫌少。整个工程节奏比较快。国内我拿三百五，很轻松，晚上在预制场干加班或者早运加班，一天也合四五百了。在这个地方，白天都累得不行。没人会说你活干多了少干一点。现在的工作环境可以这么形容，比方说九个半小时里九个小时你干活了，半个小时不干活，抽烟或是坐那里歇着了，啪，拍个照片，可能就罚你两千。

来的时候说押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之后的每个月的工资是结清的。但到了这个地方，三四个月没发一分工资。就只有自己带的两千块钱生活费。我们第一次发是第四个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后来，今年我听说他们是一月到六月半年的工资都没发，七月底八月初才发了一月到六月的，但中间还压了一点钱，不可能结清的。他的理由就是，我怕你在这里惹事、打架，需要扣钱，所以至少得一两万在那压着。

一般钱是往卡上打的，你不找他要钱他不会主动给你打钱的。你告诉他们家里要用钱干什么干什么，对完工，对完工告诉你，你把账号告诉我我给你打钱。并不是按他说的，押一个月然后以后每个月给你清上个月的。等你走的时候把你工资结清，没有这么做的。现在我的工资可能押了不到两万。

我干活还是积极的，他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工资是不差的。但是六个月以后，他们让继续干活，我们就要求涨工资，他们说，涨不了，等你下次来的时候再涨。现在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钱不涨，他们说降工资就不错了。

现场那个环境，就是你穿劳保鞋，根本下不了地。当时十一月份，这边是最热的时候。热的时候，穿着劳保鞋，往沙土里一踩，沙土地最深的地方到膝盖。到三期来，劳保鞋都穿不了，得穿雨鞋。防护措施就是，安全带和安全帽给你

发，有手套，没有工作服，下雨时候发了一双雨鞋，环境就那样。三期这边两头下雨，不是白天下，就是晚上下。有时候下雨，在外面露天干活，淋着雨淌着汗，就会感冒。感冒正常，吃两片药，睡一晚就好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住宿是六人一间，从我们宿舍到洗澡的地方得二里地，厕所和洗澡的地方是一块儿的，你要是拉肚子，可能都走不到厕所。很多事情，不说不知道，一说，就跟开玩笑似的，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吃饭的话，饿不死就得了。来的时候是说管吃管住的。但你吃不饱不还是要买东西吗，这不还是需要钱吗。在食堂打饭的人给你打饭，定量的。吃不饱自己买。鸡、红烧肉和虾，我一吃就拉肚子。不工作的人公司不包伙食费，我停工以来半个月没上食堂了，吃了半个多月的面条，上午面条，下午泡面。昨天吃了一顿。这边菜不好买，而且从四月份到现在我花的钱超过一万五六千了。现在每天我就是买点青菜。白菜合人民币十块钱一颗。

我们工作的时候，午休是十一点下班，一点上班。现在不上班，每天自己自由安排。反正园区是出不去的。平时就玩玩手机，出房间去外面转一圈，洗澡洗洗衣服，别的哪有什么娱乐项目，就是溜腿。

在二期，干了没多久时间，我右腿受伤了。十多米的撑杆砸下来，从腿上划了过去。一个队长带我去园区的诊所。我们只有一个卖药的小诊所，只有那么几种药，针打不了，更别说输液了，医疗条件特别差。园区到医院要四五个小时，当时疫情严重，我也没有要求去医院拍片子，我哪里也不想去，所以在园区诊所擦了碘酒，用纱布包了一下。我问医药费怎么办，他说医药费找会计报。不过腿就拿纱布包一下，那也没多少钱，一百块不到吧。后续买药，我自己买的，也不找他们报了，几十块钱无所谓。他们说回不了国，于是我就休息了几天，完了继续干。但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右腿膝盖总疼。我的左腿是在国内受伤的，六个月需要复检，但我现在干了四个六个月了我还没有回国。阴天一下雨骨头里疼得别扭，怎么都不舒服，这里阴天又多。

我们队里至少有两个摔伤的。到医院也就是简单的包扎，打石膏，谁都不敢在这里做手术。一个是医疗条件差，还没我们老家镇上的医疗条件好，另一

个是现在疫情严重，有什么情况也不愿往医院跑。除非伤的特别严重，需要拍片子缝合，这里开车快的话3个小时，慢的话4个小时。

2020年初二还是初三，开始封城了，但该干活还是干活。园区里有没有人感染不清楚，因为公司不会公布的。但是肯定有，我们队里检测的，有检测不合格的去隔离的。但没见过不敢乱说。真正感染的不太清楚。

公司没有过全员一个不落的检测，而是谁回国让谁检测。就是疫情严重了，发了口罩，让你干活的时候戴。其他的防疫措施，没有。捅鼻子那种血清检测，是不合格让你隔离七八天，然后没事了就放出来了，该干活还干活。

去年(2020年)10月份左右，他们二期就有回国的了。那时候就是捅鼻子，但是不抽血。今年(2021年)我是4月7号检测，交了两百万印尼盾(相当于900元人民币)，做的是抽血。

我们的检测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申请回国，老板报德x公司，公司那边同意了，才可以做检测。检测时间是不定期的。比如，半个月前，8月17号，我停工开始休息，然后告诉老板我要回国，然后等到31号才做的检测。现在在等检测结果。在厂区就有筛选，你检测合格了，他们才安排你去雅加达，到了以后还要至少检测两三次，合格以后才有飞机的事。

他们项目部会通知你哪个外包队几个人，医院的人开车过来检测。最早，我是2021年4月7号在园区检测合格，15号有了签证，到机场是合格的，4月17日到雅加达，下了飞机，到雅加达酒店里检测，这也是合格的。唯独到20号、21号航司的航检(4月22号飞福州)，航检我没过。一周后，4月28、29号，检测一次又是合格的。合格以后公司安排还是安排飞福州，但是航检还是没有过。我也是搞不懂了，为什么之前检测合格，一到航检就不合格，过几天又合格，到航检又不合格。然后，我在酒店一个人隔离，一直隔离了两个多月。检测两次，最后合格了。到6月23日检测一次也通过了，然而6月29日说是没有航班，好几百口人，一期二期三期的全回现场了，一直等到现在。和我一起到雅加达的有二十多人，都检测不过，29号都回来了。现在说是陆续安排。我们队就我一个人回来的。

7月份开始，疫情严重了。听他们说是大使馆要求把人全放回现场的，说疫情不严重了以后再陆续安排。

不是说十个人检测我保证你十个人都走。成功回国的人很少，百分之二十五就不错了。这个检测，比如九十个人在园区接受检测，不合格的就直接下去了，剩下合格的七十个人，如果只有三十张机票，你四十个人合格了也走不了。在那个机票范围内，你血清数值由低往高筛选，人数够了就算了，不行的就等下一次飞机。厦航的数值要求在0.2以下。厦航是最严的，南航差一点，厦航走不了就走南航。南航0.3几的都没有走掉，和我一起回来了。要是没有这个数值要求，其实能走的人很多了。现在在我身边，还有都上了飞机又从飞机上下来的。绿码都有了还是下来的。公司的解释是，一个座位不知怎么有了两个名额。航空公司必须要让其中一个人下来。你想想当时那个人下飞机的心情！我这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是谁的错，谁也搞不懂。

也不是双阴就让你走，就说政策变了，他说你能走才能走。在雅加达的时候，有好多数值高的能走，数值低的没走，肯定里面也有内幕。六月底七月他们安排的都是德x公司自己的人走。上个月开始，外包队的要求老板跟德x公司说，然后开始陆续安排，但是人员不是太多。一个月能走两三个就不错了。上个月，有一个宿舍两个人走了，一个人手骨折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他在这里等也是等，伤筋动骨一百天，干不了活，不如就让他们回家。所以上个月走了两个人，但是到二期去检测，一个人没过，现在一直在二期那儿等着。陪护的人检测过了，受伤的没过。从上个月十七号，到现在也没走。

总的来说，机票订的少，人多。回国的人多了，没人干活了，他肯定想方设法不让你走啊。我们宿舍也有要求自费回国的，还没安排。他们不想发护照让你自费回国，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机票很贵，他们怕你回了国找公司麻烦。原来是将近两万，现在是将近四万。你想想一个打工的，花四五万回到国内，你不可能不找你老板算账吧。有的干了一两个月，根本没有钱，还是从家里打的钱，要求回国。我们的回国机票政策是，干六个月以下的，自费四万，六个月到一年的，自费三万，一年以上的不需要出钱。

检测是自费，这次不合格下次检测还要掏钱。我第一次去雅加达检测，合人民币九百多，从雅加达回来之后，打疫苗之前，又检测了一次，是合人民币八

百多块钱。打完疫苗之后，申请回国，让检测，又花了八百多。这就是31号的检测。

我打疫苗是在8月5日第一针，隔了21天，8月26日第二针。隔了四天，31号，让检测。疫苗可能会影响检测，你要是在国内，数值达到0.7、0.8有人说你有抗体好，但这边要是坐飞机他们要求数值低，在0.7以下，但公司要求的比这个还要低。厦航是0.2以下。反正要求越低越好。现在就是控制。所有回国的人都明白，现在是在搞控制，不控制的话人都走完了，没人干活了。

我就说，要是这个人真有新冠，这里医疗条件也不行，那你包机，把他们送到国内去检查。因为毕竟不只是一个人，好几千口人呢。真是有问题的话，回了国想怎么隔离怎么隔离，想怎么治怎么治。你在这个地方，真得了疫情也就是等死。他们本国的人居家隔离也有死亡的，你一个中国人在外国，有很好的治疗，不可能的。只要是感染了你就等死。

我们也去找过老板。他们就说，疫情严重，回国机票少，机票贵，要求回国的人，只能慢慢安排，大概他们是这个意思。我认识一个人，去年十月份过去雅加达，现在还没走，检测又没过，在酒店里待的第十一个月了。你可以想象，把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除了一日三餐开门拿饭，拿饭关门，在一个屋子里待，能待上十一个月，你想想他心里这个抗压能力有多强。我待了不到三个月，我都快疯了。

我们签了担保书，就是免责协议，就是说，你出了园区，跟我这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上面也没有公司的章，只有我的签字。这是要求必须签的，不签是不会安排你回国的。那个他自己留着，就那么一张。我说，四月份我要走的时候不是签过一份了吗？他们说，上次你不是后来又回来了吗，这次还得签。签就签嘛，我又不是没签过。我签了两张，四月份一张，八月份一张。你不签的话，就算你合格了，他不安排你你也走不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压榨。我控制你。你走了，你告我，你也打不赢这个官司。现在明知道，以后打官司，这张纸肯定对他们有用，但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让签什么，我就签什么，只要让我平安活着回国就行。

有一个人是要了护照自费走的，我说我也要护照，我自费回去，四万也好十万也好，你别管了我自己花钱回去。但后来要护照的，他们推脱，说什么也不给了。因为你拿到护照，回到国内，必须得找他们麻烦。我们那个回国的，就起诉他们了。自费回去的人，是五六月份，那时候隔离和机票加一块合人民币才一万七左右。你一个打工的，花一万多回国？现在，九月末十月初的机票涨到了两万三千八。

再干下去，我估计今年也回不去。今年回不去，我在这儿就要过三个年了。以前国内打工，最长时间五六个月就回家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得照顾他们。这一来，回不去了。

现在老板一句话，等公司安排。

从一次罢工聊起

与小乐不同，小河是在疫情期间来到印尼的。年轻没有家庭的他，不为回国所困扰。可他的打工经历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自己被老板擅自扣薪却不能辞职，到看到身边的工人在园区里莫名其妙地死去，他感受到身边人和自己承受的同样的愤怒。他描述了自己所目睹的发生在外包队L队的一次罢工，以自己的观察串联出事件的原委，也分享了自己与老板对抗的经历，坦言零散化、个体化维权的不易。

不久前外包队T的工人突发性心脏病，胸口特别疼，让老板送医院。老板不送，让他缓一缓，喝两瓶藿香正气水。过了两三个小时，人已经快不行了，得快点送医院，老板还不送，说车在外面回不来，就没有叫车。但其实你作为老板，管着六七百号人，一个电话就可以把车叫回来，但是老板没有。最后，他快不行了，老板让人把那个人抬出宿舍区，放在外面的木板子上，给他盖了一块布——把人给活活给放死了。

这里的人死了，也死得很莫名其妙，尸体都不知道到哪去了。这个人，也不知道送回国没有。我确实确实听说有这么个事情，是因为他们离我们不远。哎，这里死个人都很正常，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没什么了。真的。

很多工人因为这个事情对老板很有怨恨。正好有一个工人，干满一年到期该回国了。他跟老板提，结果老板说了一些不要脸的话，工人跟他吵起来了，手指着老板脑门和他说话。两个印尼保安进去了，就开始殴打这个中国人。有一个工人在上班的时候，从窗户看见了发生的事情，然后他跑到工地上，跟三四十多个工人说，人都快被打的半死了还干活呢！结果这三十个中国人回来，就把两个印尼人追着打跑了。两个印尼人不服气，后来又回来，对着宿舍区扔石头块，扔啤酒瓶，三十个聚集成五十个，五十个聚集成一百个，后面六七百号人聚集起来了。这个时候军队出动了，三十多号人的军队提着枪，开始镇压中国人。中国人本来就手无寸铁，中国人把枪顶在肚皮上、顶在脑袋上，说有本事你就开枪！后来就这么顶着，把印尼军人从生活区赶出去了。这个时候老板就跑了。工人开始罢工。

当时有另一个外包队，专门管吊车吊装的。他们老板说，上面这是T队内部的事情，跟我们L队没关系，回去上班。结果T队的工人听见了，把那个老板给打了。紧接着L队工人就开始罢工了，下午都没去干活。

第二天早上，T队老板吓得给工人道歉。说了一堆漂亮话，我在今天之内先给大家解决一个月的工资，等等。很多工人在旁边骂，也骂了很多脏话，说你不是人，你是畜生。

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小事情，这个人回国的事情，激发起来了很多事情。说押一付一的工资没做到，七个月都没发工资。国内的路费报销、从在南京隔离起到印尼上班之间的一天两百块钱也没给。有疫情回不去给每个工人一天补助一百块钱，这个也没发。于是就因为一个小事激发起来了很多事。

我2021年6月份来的时候，就没把疫情当回事，来了以后才知道影响这么大。

护照说是下飞机的时候给我们买票，其实我们当时也傻。当时把护照收走了，到今天，再没有见过自己的护照。

当时来的时候说，工资一天四百五到五百，去南京路费他们公司给，在南京隔离一天两百块，一直到印尼上班的前一天都是，工资压一个，然后每个月底开始发放，以此类推干一年回去所有费用公司承担，工资在回国之前全部给完。这些全部没有做到。然后合同正常两份，但是只有一份还是老板有我们没有，来印尼签的合同，上面全部是霸王条款，对我们没有一点利益。

我们来了就后悔了。当时就是听说德x是大公司，我们就放心了，可是来了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所有人用一种不好的眼神看我们，我们都纳闷了，结果到了宿舍了我们问怎么了，别人都说你们傻逼又让骗过来了，过了半个月又过了半个月，连来好几百号人，我们和之前来的人用同样的眼光看这些人，我们一起共同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傻逼又让骗过来了。

我来了四个月，发了一次工资。降工资的事情，我就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

这边气候湿热。我第一个月上了二十五天班，第二个月休息了三天上了二十七天班，后面一个月上了二十六天班。三个月没有发工资。有天晚上，我想，说好的押一付一，怎么还不发，心里也很毛躁，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我去上班，经理问，谁谁谁，你一三五休息还是二四六休息，告诉我，不然是对我不尊重。我说经理对不起，我的错，没有请假，但是我昨天晚上在发愁，几个月工资没发了，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起不来。有人给老板打小报告了，说这个事情了。中午老板让我给回个电话，我说，我没钱交电话费，你让老板把话费给我交上，我再给他打过去。结果当天晚上工资单下来，我的工资就成了一万一了。本来最低一万三千五的工资。

我也屡次找老板交谈这个事情，老板说，你技术不好。我说，我哪里干错了，没给你干好，还是我焊的钢梁钢架断了还是塌了？他又说，你的工作态度不好。我说，什么叫做工作态度不好，我在工地上，管理人员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还要让我怎么工作态度好？到最后，他说，我找的印尼人才一天那么点钱，凭什么要给你一天四百五百那么多？我说，那你用印尼人啊，你用我们干什么。问题是，你在国内说好的呀。然后他就说，我不要电焊工，我要装配工。我说，你瞧你说的这话，装配工没有电焊工的辅助怎么装配？然后他就说，这个事情没得商量，工资就这样了。我说，那么你送我回国。他说，你没到期。我说，我工资不要了你送我回去，也不行。

不仅仅是在招聘启事上，我们在南京的群里也问了。对方都承诺了。但来这里，一切都变了。在这里，谁听老板的话，谁的工资就稍微好点。谁跟老板扛过，谁的工资就倒霉。谁当着大家面要工资，谁的工资就降。上班累了休息个两三天，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这样，都能成为他们降工资的理由。

三十个人五十个人一起来的，工资也没什么问题。三五个十来个人来的，最没保障。因为人多他不敢降工资，四五十号人都去找他。十来个人四五个人，啥用不管，你爱干不干，不干拉倒。不干，你有本事睡上一年。你也睡不起，耗不起。所以就抓住你的弱点。

降工资，十块钱几十块钱的都已经特别厉害了，一天一百块钱的降，仔细算都没有国内有些地方高呢。早知道这种情况，我完全可以留在国内。我出来几万公里，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你给我弄这样，我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

我们这里我第一次见到的说几十个人抗议降工资的，这个行。但大部分都不是一起来的，所以三个五个十个这样的工资最没有保障了，就像这样的，大部分都不在一个工地，所以没办法，他认为我们本来回不去，有本事不要干，反正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大部分人干就没有什么事，只不过就是工程进度晚几天的事

因为同一个公司的工人都在不同的工地，所以就算这个公司要降工资，大家要罢工，对公司也没什么影响。有一个公司罢工十天都不管用，工资还是不发。德龙分包公司，不下几十个。

回国？没到期回不了，一句话。换公司？不行。把工资涨起来？也不行。逼你在这里干，你也没辙没招。疫情期间，本来他们就有堂而皇之的借口。

本来德x就操蛋，底下的分包公司也操蛋。但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这个事情。像以前没有疫情他们也不敢这样。但因为疫情，回国也限制，你回不去。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的情况。

合同没有到期，这话没错，那么工资待遇如何呢？，压一付一，可是来了就两个月，路费、隔离费，一天两百，都变成一句空话了，说来了就给，到这里护照也扣押了。

你要是自费回国，很难回，公费回国，让你几个月回不了，气的让你没辙最后还得回来上班。这都是手段。自费的代价实在是让我很难接受，真的。我也没办法，只能在这里干。没有疫情的时候也不会这样。一张机票几千块钱就可以回去，说回就回，也不用隔离。现在，疫情来了，给了他们好多借口。再说，到了雅加达，你就说自己掏五万块钱也不一定回得去，到时候他们给雅加达那边打电话，这个人自费，你不要让他血清过，合格也给他弄得不合格。这在雅加达已经发生很多了。有的人干了一年攒了几万块钱，都没够，待了五个

月花完了，隔离，吃饭，都花钱，后来家里又打了七万，到现在都还没走。但他还愿意回来，因为回来之后会继续被压榨。

我找老板说，要么你把工资给我提起来和来的时候说的一样，二就是让我离职我去别的地方，三送我回国，我工资不要了，这些都不行，就说我几万块钱把你弄过来，你说不干就不干，我的钱不是白花了吗？我你当初给我们说的这些条件我们才来的，问题是你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做到，你让我们怎么办，我说你又要让马跑的快，还不愿意给马吃草，别草从何处来，我说草怎么来，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操心的，别又说我用印尼工人一天才那点钱，凭什么给你们那么多，我说你完全可以用印尼的人，不是用的钱还少吗？别就说工资我告诉你没有谈的余地。

疫情回不去，这是资本主义最好的借口。你回不去国内也限制，正好他们可以降工资，然后你不工作，你睡一年，也折腾不起，因为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我就是电焊气割，就是建设电厂，钢厂，厂房。一般加班特别少，不愿意加班也可以的。晚上大部分没办法干，因为这里雨水多。白天有时天天下雨。小雨干活，大雨关闭一下。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洗澡，睡觉。生活也比较单一。网络也不太好。如果能把网络能整好就行了，这边建了个信号，让他把机组装上那个，赶紧让有信号，最好了。住的地方不是有时候断水断电就是没网，一直都没网。真的，哎呀，我感觉真的比监狱还痛苦。

我希望的是定期能够有翻译带队，我们休息的时候能车带我们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真的，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我感觉我没犯法呀，我好像是感觉就像犯法了在蹲监狱一样的。

这个月我休息十天了。前天我才上班的。这些情况让我特别心烦，所以没有心情去上班。我就慢慢让时间过去，到时间了我就理直气壮的和他说回家了。现在压榨我的青春，压榨我的时间，压榨我的金钱，压榨我的灵魂，压榨我的思想，压榨我的权利。

我已经半年了，被车拉进来已经半年了，没有出过这个大门，有时候只能就是休息的时候，去生活区转转，去商店转一转，有时候就是去码头上看看大海，真的。

留下来的人

本文原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授权转载

https://mp.weixin.qq.com/s/lzC_XBJhb4ibzYzdrzk6bQ

我是八七年出生的，老家湖南，家境贫寒，从小生活在农村，初中毕业就在老家务农，二十岁的时候去广州打工。二十五岁之前，我去了很多城市，当然，到任何城市都不是去旅游的，都是干活去的。作为建筑工人，我每天日晒雨淋，各种苦我都吃了，也习惯了。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然后妈妈为了养家，也去老家县城的鞋厂上班，我、妹妹和哥哥跟着奶奶生活。我们住在一个小石屋里，家里几乎没有一样电器，我记得当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家里才接上电，才有灯泡。小时候，每天都要去干农活。

干农活很辛苦，我真的很不喜欢。每天放学回家，肯定先去地里干活，周末的时候就早上和下午都在地里。拔草、翻地、种地、砍柴、插秧等等，尤其夏天的时候，热的要死。我什么农活都干过，每天低头看着泥土，抬头看着环绕的群山，完全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学校放假的时候，每天天刚刚亮，就要拿着农具和哥哥、奶奶一起去地里干活，因为要是出门晚了，等到太阳出来就容易热了。每天，朝阳升起，对很多人而言是希望，但对于家境贫穷日日要去地里劳作的孩子而言，那只是绝望的蔓延。

从小干农活，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练就了一副能够吃苦的身体，所以我出来打工后，干什么活，都不会觉得太辛苦。因为比起年少时那种天天干不完的活，却除了可以填饱肚子外，几乎没有额外经济来源的生活，长大后干活至少都是有钱赚的。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其实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但由于家徒四壁，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供我上高中，所以只好和哥哥一起外出打工。在国内打了多年工

后，也学了一些手艺，后来找到机会出国工作，几年下来也在老家建了个房子，帮家里改善了生活。

我去过沙特、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都是一些很穷的国家，说“出国”似乎高大上，实际上那种打工的苦日子，日日面对的荒凉和无聊，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知道。真的，出国务工的生活，显然比国内打工要苦。但是我这个人，从小就干活，真的不怕“吃苦”，怕的是吃苦后没有回报。

吃苦后没有回报，那就是到了印尼才发生的，我到印尼就遇到了黑心老板，白白给他干了三个月活，现在人都不知所踪了。我是2019年底来到印尼的，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发生，先在一个工地干了半年，有正常工资，不过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住院了，所以大部分的钱也都寄回国内给母亲看病了。然后我和几个老乡一起跟了另外一个老板又干了三个月，结果那个老板就欠着工资不发，后来干脆人都联系不上了，这让我们很郁闷。可是没办法，我们当时连个正式的劳动合同都没有，什么都是口头说好的。

在那之后，我想着回国，可是不慎感染了病毒，折腾了快半年，当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机票买不到、指数下不来、机票太昂贵等等，楞是没有成功回国。最后实在没钱了，滞留期间把不多的积蓄都花完了，到后来是想回都回不去了——没钱回去干嘛？且买不起昂贵的机票。就决定留在印尼继续打工干活。

2021年4月的时候，我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地方。这是一个巴淡旁边的小岛，靠近新加坡，当地渔民说，早上开船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新加坡了。

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枯燥，虽然累，但是这对我都没什么，住的地方就是个简易木板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休息。收入并不高，但是我现在有钱存下来了，听说现在机票也降了，买机票应该没有压力了，但是我不打算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哥告诉我，现在回去不好找到活干，家里也缺钱，回去要是赚不到钱，日子很难熬。

这样一想，我在印尼也是好几年了，期间有过非常抑郁的时候——滞留在雅加达的日子，也被人骗过，在最绝望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比我还难，这让我坚

持了下来。我现在回到了辛苦的工作日常，是我习惯的生活。这个岛真的很小，我有时候早上起来跑步，半个小时可以跑一圈，下午有时候我也在岛上的居民区散步，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小村庄几条主要道路都踏一遍。这里有个好处，就是海鲜非常便宜，就算天天吃“海鲜大餐”，也花不了多少钱。我有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岛上的一个大排档吃海鲜，有时候和工友一起，点几个菜和黑啤，啤酒稍微贵一点二，有新鲜的烤鱼和虾等——当然，菜品不多，用不到一百块人民币。我自己一个人，几十块都可以吃得很爽。

海上的夕阳很美，我百看不厌，海风很凉爽，工作累了，在海边小憩一下，还是蛮惬意的。我出国前，谈了个女朋友，本来是计划在印尼干一年活，回去就结婚的，后来由于长期也没回去，正常人都等不了，所以我现在还是单身汉——大龄剩男。这么多年，外出打工，已经习惯了漂泊，当然也会想家里的亲人，但一个大男人，主要还是哪里有钱赚就留在哪里吧，思念也不能当饭吃，能放下就放下，我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这是我简单的想法。海外打工，切忌受工伤和生病，只要健康，只要有收入，多么累的工作，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对于过去几年，有些同胞的悲惨遭遇，我觉得我还算幸运的。

工伤，无人问津

对于出国挣血汗钱的工人，在海外务工最担心的莫过于工伤。根据印尼非政府组织 *Trend Asia* 的调查，2015 年至 2020 年间，有关印尼的镍冶炼厂生产事故的新闻有约 100 条，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导致了 76 人受伤、57 人死亡。工伤事故造成 47 名工人死亡。具体到中国劳工，公开数据显示有 13 人死亡，15 人受伤。多达 10 名去世的中国工人疑似自杀。这只是根据新闻报道统计出的数字，还有更多的死伤发生在偏远岛屿而无人知晓。而当工伤发生在建筑外包单位的工人身上，发生在劳动者的自由高度受制于雇主的疫情期间，工伤的处理和赔偿变得更为复杂。以下是建筑工人老南的自述。

我是做焊接管道的。我 2019 年就开始跟着这家建筑公司干了，他们当时说上这边来，这边工资高一点，而且工期不是很长，干完就能回去。我跟着这个外包队已经干了三年了，所以算是就从国内调过来的，也没有签合同。而且当时在国内，我们工地上疫情几乎没有了，核酸检测阴性就出来了。当时他们也没有介绍这边的任何情况，不知道印尼的疫情。而且我们坐飞机下飞机公司直接接到园区的，哪里都没去过。

我是 2020 年 11 月到雅加达。他们给我办的商务签证。来的时候口头说的是三个月就完了。但是三个月之后，会再给你续签，完不了的，很多人干几年也干不完，这个工很长。都要求回去，但他们就说检查严，大使馆控制。现在我们有将近二百多人都要求回去。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到期了。

2021 年 8 月的一天，当时还没下班。我在准备工具，当时有另一个人从高空抛下防水布，有五六十斤，往下扔，砸到了我。我的腿九十度变形。我当时去了医院，医院没有医生。我腿疼着等到第二天才做了手术。但是领导不给我结账，推来推去说没有钱。医生说，不给钱那就停药。我当时发高烧，三十九度多。同事一直给我擦。因为领导不给钱，医生就说要给我停药撵我出去。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听天由命。陪护我的同事看不过去了，他自己拿钱给我看的病。我跟项目部申请回国治疗，他们说回不了国，这里医疗条件反正就这样，但要钱没有钱。

在国内要是同样情况，一个星期就把炎症消掉了，半个月就可以拆线了。但在这里不行。我这个腿都感染了，伤口腐烂了。每隔三天我去复检一次，去把腐烂的地方剪掉，烂了再剪掉。现在就是这种医疗条件了，没有办法改变。每次我是晚上八点左右去复检，每次去复查，当天晚上回不来，得在市里的宾馆住一宿(领导不让住医院)，第二天才能回来。我的工友现在已经给我垫付了将近三万了。腿感染，在生活上，有很多刺激性的食物不能吃，得专门的伙食，和平时不一样。跟领导反映，能不能单独做一些我能吃的，领导说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做。

我要报销医药费，报销住宿费，报销食物，就这三项，还没有要求工伤补偿。

我受了工伤，应该也有工资。中国国内的工伤工资是按月开的。但他们说没给我开，一直欠着，说到时候一块算。现在任何证据他们都不可能给你。他们这边有工资欠了五六个月没开的，去项目部协调。在那边你没法拍照，不允许你手里有任何的证据。当时人很多，有人要把要工资的现场情况拍下来，结果被逮到项目部里面去了。协议什么都没有，不可能给你的。

我们联系不上老板(在国内)，这里只有这个管工地的项目经理。这个经理有好事自己揽，干活出事了就推给别人。我当时找他谈，我腿受的是工伤，第三方找不到，只有找你，拿钱看病我在理啊。他说，钱没有，让我找老板。我说我们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不接，你跟老板怎么谈的，他说老板不接他电话。你想，项目经理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能不接吗？我当时受伤，应该是单位上报，上报给一包，再上报给业主。但我受伤，就没有报到业主去，一公司领导就不知道。

业主那边有回去的，我们这边现在一个没有回去的。我们国内的老板不接电话，安排在这边的项目经理就说回不去。我们给大使馆打了一次电话，他们问给我找医生了没，我说找了，他们说现在回不去，但我说我这是受工伤，需要回国治疗，他们说去落实一下，但具体怎么落实了不知道。后来，我们项目经理把我们训了一顿，说谁叫你们给大使馆打电话的，回是回不去的你不要想别的。反正这里医疗条件就是这条件，你愿意看就看，要钱没有。就走了。领导有专门的小锅菜，每天大鱼大虾，天天吃得那么好，这个治疗钱没有？

有的人停四五个月了，挺不住了，就继续干。有的停两三个月，还有的就一直不干，在宿舍里躺着，什么情况都有。反正回不去。工资也不给结。业主那边还是有人能回去的，只是我们回不去。他不想叫你回去，为什么要给你检测呢。大家出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你考虑考虑等了半年怎么弄。就不让回去，不给你检测。也不给你结工资。

最近中国又有了一百多个新冠病例。现在又封城了。又严了。是不可能开放的。机票又贵。我们公司人员，按说飞机票都应该他们包。他们钱多，但是不想拿。

我家里就老婆，孩子，还有七八十岁的老父母。都不敢跟他们说我受伤了，在外打工，报喜不报忧。在国外，没有人理你，我们被社会遗忘了。那些在雅加达隔离的，待半年的也有，一年的也有，走不了。为什么？被社会遗忘了。要死就死在这里，哪有人问？看到那个上吊死了的人吗？我不可能和他一样。要是我走了，我要把这些人也带着走。他们对我不仁，我为什么要对他们善良呢？我脚当时有可能就废了。他们说没钱！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

现在任何办法没有，只有等到公司统一安排回国。我今天所说的话，都是事实，可以负法律责任的。现在我就考虑一点，先慢慢养着。等腿伤长上了，再把三个钢钉拔出来。回国也回不去，没办法。对于这些不在乎你生命的人，看不起你的人，心中只有一种恨意，真的，没法说。这个单位的领导的心都是黑的。要是在国内，我都要发抖音给发出来。

拒绝高温粉尘之后

本文原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授权转载

<https://mp.weixin.qq.com/s/jOJjEcir0AZmoWNPO9tReA>

除了剧烈和突发的工伤，常年高温高压多粉尘的工作环境，也是很多镍铁厂的工人不得不面对的健康隐患。本篇口述者分享了他对所供职工业园职业安全条件的观察，以及他在健康受损选择辞职后的经历。

本人是一名机修工，于2021年10月来到印尼，工作近半年后回到中国，也就是今年五月已在国内。

在外打工不易，除了要自己特别重视健康和 safety 外，还要忍受长期枯燥无聊的生活，工作很辛苦，每个人都为了家庭，都可以扛住，这是正常的——在哪里赚钱还能容易呢？

工作环境是异常恶劣的，钢厂嘛，大家都知道，烟尘是非常厉害的，虽然戴了防毒面具，也有其它防护措施，但是一不小心也会吸入有害气体，对身体隐患不小。这个方面，有的公司给工人的安全保障做得不到位，工人长期在高压环境下工作，身体就容易出状况。

最常见的职业病就是呼吸道疾病，还有胸闷、胸口疼痛、头痛等。我有几次维护好机器，由于连续工作时间较长，就出现严重身体不适。包括站立困难、呼吸困难和无力行走等。

由于出现多次身体不适，我只好于今年4月申请回国治疗，提前结束劳动合同，因为怕不医治，会有其它严重隐患。

园区的医疗条件是非常落后的，很多基本的检测仪器都没有，更别说有什么像样的医生。希望一些公司，在这个方面加大投入，工人的生命健康保障应该放在第一位，这样也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有序发展。

园区短短工作期间，也见证了几起严重工伤事件，也不知道这些受伤工友本人及其家属有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例是发生在退洗事业部的，在分条车间，一位工人在裁剪机运行过程中检查剪刀间隙，用右手摸间隙的过程中被运转的纵剪机绞进去使得手严重受伤，整个手的皮肉大部分都脱落了，五指骨头清晰可见，非常疼人。还有一例是一位工友被机器打中腹部，直接鲜血淋漓倒地不起，最后就失去了性命。这些安全事故，我们是不宜过多关注的，更不能对外说起，因为公司可以影响公司声誉为由而重罚相关转发的员工。换句话说，很多安全事故，都是不可能被外界知晓的。

只是让我郁闷的是，我所在的公司至今还欠我工资没有结清，原因是要我自己垫付签证费用。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律师，他们都说这很不合理。总共才干了四个多月的活，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我不得不申请回国医治，就因为未满足工期，公司就要我自费签证的钱。

这里有两点明显不合理之处，其一，本人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身体健康原因，才不得不提前离职，在劳动法上是应该受到基本的权益保障。其二，工作签证的费用居然要超过一万五人民币，我咨询过这方面的业内人士，这显然是远远超出实际价格的。总之，我有一种被坑的感觉，所以目前仍在积极寻找法律援助。

早在2019年，我也来过印尼打工，那个时候也是在相同的工业园区，但不是同一家公司，所做工种也不同，那家公司就不错，领导也挺好，工作总体顺心，没有遇到什么糟心事。所以外出打工，选择对的公司还是很重要的，尤其要注意一些外协单位，那里面猫腻太多，有的差劲的外协公司，对待工人是很糟糕的，很多最最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关键，至今也没有什么单位部门可以好好管束他们，所以极端案例也会层出不穷。

人间有爱





二月二，龙抬头，保佑风调雨顺，升官发财



当时准备在印尼换点印尼盾，就带了点人民币，而且交朋友的时候还能当成礼物送给人家。结果还真给生活区超市的两个美女发了人民币，一人几块钱，留了个纪念。



两个苹果，一生平安。



“害怕就打道回府，回国没有收入，坐在村口晃悠，那种感觉更加煎熬。”这道出了很多农民工在外务工的心态。在国内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少的大环境里，飘在南洋成了一些人的常态，比如接下来两位口述者。而他们的叙述中，最糟糕的并是无保障的工作场所对生命的威胁，而是没法按时拿到足够的薪水；只要这一点能被满足，其他的权益都可以不考虑。而面对降临在身边的不幸，面对无力改变的局，面“关键是出事的别是本人”、“吃亏怪自己运气不好”成了原子化的劳动者的典型态度。

眼看着工友离世

本文原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授权转载

<https://mp.weixin.qq.com/s/-KAaxf3lOfR7ONdkOrwQMw>

我是在印尼奥比岛上工作的一个普通工人，家乡是湖南的一个农村。2021年9月和几个老乡一起来到了奥比岛上工作。

这里的工作环境挺差的，关键公司里面的人员关系复杂，一个小领导就可以随意扣我薪水，所以尽量别犯任何错误。

尽管所在公司名声不好，但是来工作的工人还是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这年头，找工作的永远比被辞退的人多。你吃不了苦，受不了委屈，那就别干，有的是求职的人。公司就有这个底气，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不缺人。

这种大环境未来几年恐怕都不会有改变的，家乡各种卷，我这种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又没多少技术特长，在国内，连卷都没地方卷，只能躺着。岛上工作清苦，每天干活超过十个小时，经常加班，也没加班费，但是为了养家糊口，也得干着。

出来海外打工，谁也不是矫情的人，只是去年遇到一个工友突然去世，对我震动挺大的。那个工友就和我住一个宿舍，平时也经常会说说话，有一天，他在工地被大的钢板砸到，当场就去世了。原因是另外一个工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那个现场真是惨烈，钢板压在背上，身体已经血肉模糊，地上一滩血，他面朝土，我连着一周多每个晚上做噩梦。

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告诉家人，没必要让亲人为此担心，只是就发生在我身边，刺激到我了。工友们也不敢对外说什么，因为公司说这是生产事故，公司会处理好赔偿事宜，大家继续安心工作。

可能我属于出国打工不久吧，其它工友告诉我说，这种事情对多年在海外打工的人而言，其实没啥稀奇的，总会遇到——关键是出事的别是本人。害怕就打道回府，回国没有收入，坐在村口晃悠，那种感觉更加煎熬。与其在外冒险，好过在家乡当一个被人取笑的无业游民，毕竟你在外吃再多苦，其实国内亲友又没人看到，自己熬着就好。但是你在国内赚不到钱，那可是一堆人背后对你指指点点，这更痛苦！

最糟糕的是，公司拖欠薪水，这是最差的情况——对我而言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无端克扣薪水，这个也很无语。我知道有的老乡回国后，讨要薪水无果，就尝试打官司，结果遇到的所谓律师也是挂羊头卖狗肉，能说不能做，收走了所谓的诉讼费用，却完全讨不来薪水，等于让底层工人二次受伤。这两年，似乎各种情况都不大乐观，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在南洋漂着，因为回去恐怕境遇更差。

至于家里的情况，自然是不大好的，我孩子两个，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每年学杂费也不低，妻子在家务农，基本没啥收入。正因为这样，才选择出国干活的，而且出来的时候还交了九千多的中介费。有时候想想，就这样鸟不拉屎的工作环境，这样辛苦的活，还是很多人挤破了头要出来干，活着真累！放眼望望，除了微信朋友圈出现偶尔几个炫耀美好生活的，现实生活中，看看每个出国打工的工友，有几个不累的呢？

只要能够赚到钱，什么尊重啊其它利益啊都没那么重要了

本文原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授权转载

<https://mp.weixin.qq.com/s/4pjZwf0VjeliRzgruTQ>

我是一位今年36岁在海外打工多年的普通工人，现在由于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没有干活，所以能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我工作的环境真的不好，粉尘污染很严重，拍照的效果遮天蔽日的。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一天就一个口罩，工作几个小时完全被汗弄湿了，那口罩基本也没啥意义了，戴个心里安慰。我们钢铁工人，工龄久的，身体上没有落下点儿毛病的几乎没有。我现在才36岁，在车间呆久了，还时不时头疼，回国做了体检，倒也没发现啥大问题，但自己总感觉身体处于明显亚健康状态。不少工友年龄比我大的，身体状况不好的也不少，大家都是咬牙撑着，毕竟薪水还不错，能赚几年就当是“赚”了，以后身体不行了，也完成了养家糊口的任务，也就算了。

这就是我们这行工人的普遍心态，大家赚钱，只要工资准时发，不要被随意克扣，都是埋头苦干，因为工人多啊，你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干，有人干啊！很多时候，一提到什么维护权益什么的，总觉得遇到正确的人和像样的公司很重要，否则，大部分时候就是只能认倒霉，吃亏怪自己运气不好。不是软弱——当然旁观者也可以这么说，是大环境就是这样，个人哪有能耐去改变。

我在所在工厂也担任多个职位，虽然没有当过领导，但是对很多岗位的工人情况还是了解的。大家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这是起码的，有的工人每天干12个小时也很正常，加班没有加班费没啥怨言。每天该干的活没有干完的，或者出了点儿差错，领导破口大骂，你当然得担着，不罚款就已经“开恩”了。

领导之间也是竞争，就是做给上面的大领导看，谁越严苛，就越得到好评，我们工厂的氛围就是这样，一个领导比一个领导狠。如果是外包的小老板，那就是只手遮天，更狠。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狠”，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是做了点啥老板认为越界的事情，就是把你拉到集装箱里面揍一顿算是客气的。

说的有点儿远，毕竟我不是外包队的工人，相对幸运些。我也希望这种状况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但是目前看来，至少在我所在的印尼的这家中资企业里面，情况没有啥改变。

在工厂干活，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带班小领导的监视，他们经常训斥人，有时候说话很难听。但是时间久了，大家也习惯了，只要月底工资到位，工人会把这一切抛诸脑后。我们有严格的休息时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不到岗位工作，就需要弥补失去的时间。

我目睹过几位同事因为抱怨工头无理克扣工时而被暴揍的场景，当时就在不远处看着，也不敢说什么。有的新来的工人，因为工作还不熟悉，就常被大吼大叫，犯一点儿错就扣工资。

说实话，工作过程中，很多工友都遭受过屈辱，什么尊严，什么权利啊，在一些工厂里面都是奢求，只要工资有了，这一切都可以被遗忘，真的，记住反而给自己找不痛快。工资还是不错的嘛，一个月一般有一万五左右的收入，有的更多点儿，看着银行卡里工资到位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卑躬屈膝算得了啥呢？没钱的时候，在老家呆着，谁看得起？

当然，有的外包队拖欠工资，随意克扣补助，这些现象很严重，就会导致一些工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抗议，这种事情一旦闹大了是会出人命的，但是就算出了，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一般用钱都可以搞定。我说这些没有证据啊，我也提供不了证据，反正我就这么一说，没人信无所谓。

我就说这么多吧，名字不能告知，以后可能还是回去上班。还是那句话，只要有钱赚，我们工人在乎的东西真不多，很多所谓的权益我们都可以让步，只要大伙还有养家糊口的工资准时到位。我听说一些以前一起工作的工人，从

印尼回来后长期被拖欠工资，这些公司的老板真的坏透了——不代表我们公司的老板就好。

女工不易

我是2020年来的印尼。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对我触动很大的就是，就是在德x一期，有一个男工人，他晚上去上班，很壮的一个男的，从五楼摔下来，瞬间他那个衣服全都瘪了，摔下来之后全都散架子了，摔死了。结果出了人命，就草草解决，草草完事了。那时候对我触动挺大的。

然后我又去了三期，那里更黑暗，经常会有人吊死，会有人喝药，会有人被打死。有一个外包的男工人——我见过他，经常穿大裤衩子挺随便的一个人——我看到图片里他吊死了，很震惊。他这个人还挺乐观，说说笑笑，平时也不是一个想寻死想自杀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吊死？这里面的内幕我们肯定也不知道了。

两口子在这上班还好，如果一个女的在这就容易被欺负。因为钢铁厂本来女的就少，如果不搭点关系，就容易被欺负，或者把你弄回去。我们中控里女的都有关系。每个女的都有男朋友，不管有没有结婚。有的女的，都不用威胁，她自己就会往上面贴，她就是为了在这赚点钱。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女的为了当班长，或者为了涨五六百的奖金，然后会和某个领导主动示好、主动去倒贴，一个月多赚一点钱。有些女的有好几个男朋友。她们找有权力的，还有还肯给她们花钱的。有一个中控，她女儿都十七八了，在这边有两个男的。有一个男的是一个打工的，比她小十几岁，愿意给她花钱，她也爱出来炫。后来她没有评上班长，这个男的就请很多领导吃饭，然后她现在也是班长了。她还有一个男的，是厂长级别的。他俩好多年了。

所以说这边的女的——你说的不好听吧，我也不想说——就是太不容易了。我和我朋友小萱属于少数。在厂里没有关系，也比较死心眼，不愿意出头，也不想巴结，所以一直默默干事。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免不了被欺负。那天我和公司部长聊天，他跟我聊八卦，聊谁跟谁好。然后他说，其实你也应该这样，我说我才不会呢。他说你就是傻，得找个靠山啊。他这么说，其实就是变向的引诱。然后他往楼梯走的时候，低头说了一句，让你睡你不睡，就不让你好过。说完就走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但后来越想越气。后来有一天我见

到他，就直接跟他说，你这么大一个领导，能说这样的话？他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说你肯定说过。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靠山，我和小萱后来都被莫名其妙地突然辞退了。有天我上完晚班，回到宿舍睡觉，睡到下午三四点，科长给我打电话，说赶紧收拾东西明天回国。这么突然的安排，让我一下子懵了。我去办公室找了厂长，他说，以前你不是申请回国吗？我说，是申请过回国，但那是因为去年他刚来的时候安排班长不公平；如果岗位安排不公平，我就申请回国不想干了，不过既然后来我被安排成班长，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了，那就会继续干下去。我这么说，他就没有吱声，知道理亏，然后就不搭理我了。我说，我是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员工了，你这么对我？太欺负人了！他说，你回去调养，公司也是考虑你身体问题。可是我从没有耽误过工作过，在三期也从来没有请过假。最终，我还是被辞退了，第二天被送到雅加达。那时候，我看到了这一批从公司回国人员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被写了这种或那种的毛病。在我的名字旁边，写着“严重妄想症”。

我只能去猜他们为什么给我扣这个帽子。2021年在一期的时候，有个班长被安排到我们车间，让我跑班。我腿上当时长了疮，走动不方便，我就找领导，然后领导说你不跑班那就在宿舍待着，意思就是不让我工作了。我当时就哭。而且当时不安排回国，只能在宿舍待着。后来我去医院看腿上的泡，顺便让医院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建议回中国看一下我是否有抑郁，不过没有说确诊。然后我就拿这个证明申请回国。但还是回不去。后来还是又回去上班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们怀疑我有抑郁症，给我扣严重妄想症。可是哪个女的在外面都不容易，都有哭的时候啊。

我已经到了雅加达，按理来说回国见女儿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那个时候回国很难。有的德x外包的工人隔离了三四个月，自杀的也有。老板根本就不管他们，把他们扔到酒店里。当时有人在群里就问过，谁有老鼠药，谁有刀，他们很多人家里有房贷、有孩子要养，有母亲要养等等，但他们又没有积蓄，老板工资也没有全部付给他们，所以真的很绝望。我很担心自己被滞留在酒店里，不知道要等多久，特别焦虑，开始想办法在印尼找工作，后来终于辗转来到了另一家公司上班……

南洋沉浮录

本文原发布于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授权转载

<https://mp.weixin.qq.com/s/iemu6WFSnn9hHufcO1njlg>

我在印尼打工这些年，就如这南洋的海水，从未停止流动，明日茫茫，只知今日需努力活着。遇到任何的不公和委屈，只能独自承受，还能跟谁去诉说？跟家人么？他们还等着我将工资寄回，一切思念莫要提及，因为它太廉价。贫穷才会带来最大的忧伤，在一个只注重脸面的社会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偏远的农村，也只是向钱看齐。跟任何人诉说又有什么意义？谁会搭理底层的困难，何况这苦难太普遍。

但我还是想要把它记录下来，不为别的，只为自己曾闯荡南洋留下一些文字，我如尘埃般活着，哪怕离开时，能够留下一些尘埃，也算对自己内心的抚慰吧。生活可以很卑微，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总该在精神上寻找寄托。

我们海外打工人，长期以来遇到的常见问题无非是薪金拖欠、延期或延时劳动、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工伤赔偿、换工作障碍以及难以诉诸司法等，这些我都经历过或者见证过。疫情这几年，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工人们遭遇的困境更加普遍。但是有个根本性的供需关系决定了这些现象必将长期存在，也就是就业岗位的问题，毕竟找到理想的海外务工的工作机会不容易，而国内不少地方的就业状况并不理想，粥少僧多，海外就业也是“内卷”严重，就是有工人愿意自降身价。

过去几年，由于疫情影响，对海外企业的监督漏洞和执法不力更加普遍，海外打工者在权利保障方面的状况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比疫情前整体变得更糟。我们陷入了熟悉的剥削和虐待的循环。

我亲眼看到老乡因为在工地上顶撞了组长几句，就被这不算领导的领导带着几个跟班来到宿舍一顿揍，揍到头破血流——最后连医药费都没赔偿，老乡四处想要找理，还被继续威胁并扣了公分。他在2022年初带着满腹委屈回国了，他说要回国找公道，至今也没见任何后续消息，基本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

这些见证者也不敢说半句话，因为别看组长不算领导，但是他就是有很多办法对付你。

工人们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算亲眼看到有同胞自缢了，连照片都不敢转发——因为发现会被重罚。一样的道理，看到其它的不公和欺凌，也不敢吱声——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发生在自己身上，大部分也就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话说，吱声又有什么用？有的良心媒体帮忙报道一下也就过去了，苦难继续循环。当然，我觉得勇敢发声还是很重要的，至少对得起自己，也能够震慑一些恶人。茫茫黑夜里的一点儿荧光也是光，多少还是让人看到一些希望，不至于大家全都坠入深渊或搁浅在冷漠的沙滩上。我感恩一切正义的力量，只是实在太微弱，这里我只想客观事实。

去年六月我看到一个工友在工地受伤，他受伤的时候，我就在距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我看着钢板砸到了他的后脚跟，他倒在地上抽搐，哀嚎声刺穿了大家的心，众人立马过去帮他。他也很快被送到医院，只是岛上的医院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一个小小的包扎都做不好，他很快伤口感染，连夜发高烧。就这样的工伤，都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好在他后来被转到了更远处的大一些的医院，命是保住了，腿伤却长期得不到妥善医治。后来他也一直没有干活，在医院住了三四天后，就一直在宿舍躺着，直到被安排回国，他还都不能正常走路。因为脚伤，他被提前安排进了回国名单。最近我听说，他的家人在帮他四处上访，因为他回国后失去劳动能力，脚伤由于在印尼没有得到妥善医治，落下个残疾，回国的医疗费一直得不到报销，工伤带来的误工赔偿也只是付到回国前。

我本人原来也是安排在2021年底回国的，结果到了雅加达，检测出阳性，折腾了快三个月，最后还是因为数值过不了，兜兜转转回到了工地。现在机票价格降了，检测要求放宽了，我反而没有要回国的想法了。听家人说，家乡也经常“静默”状态，我回去干嘛呢，陪着一家人一起隔离，一起过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吗？——事实上是过不下去的。

在雅加达滞留期间，我本来想着换份工作，结果由于之前工作的签证问题，公司就是不给开便利的门，明明当时合同已经结束了，非要说我回国以后，才可以和另外的公司签合同。虽然各种难以理解，当时我的隔离费用还需要

原来的公司承担，回国机票也是靠当时的公司负责，关键是护照还在公司手上，太多的掣肘让我难以顺利跳槽。

农民工免受剥削的路还很漫长，那些遭受虐待的工人的维权之路也很漫长，很多工人的工作条件都依旧落后。虽然几乎每个工地都写着“安全第一、安全生产”等标语，但是不少工地的安全保障措施实在差强人意。我看不到什么组织在对我们进行系统性的关注，更谈不上实在的救助。

对于大量工人的投诉视而不见，很多工人遭遇的虐待也无人问津，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敢断言，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明显的改善，那些跨国企业也走不长远的，因为管理上的漏洞最终会给企业带来打击。

如果那些有效的法律条文能够在海外得到落实、海外劳工有加入当地工会的权利、司法诉讼不再那么复杂(比如印尼成立专门的针对外劳的劳资纠纷法庭)等，那么外劳的权益才可以得到根本新的保障，而印尼的投资环境也会变得更好。不过，这些“如果”可能都跟我没啥关系了，因为肯定还很遥远。

我们现在普遍看到的是工作日时间超过12个小时，强迫劳动的情况很多，任意扣减工资、没收护照、减免补助等其实都违反了相关国际或国内法律，可是真的司空见惯了。由于待遇和工作超负荷不成对比，加上补助和工资上的克扣，我所在工地的工作氛围并不好，加上长期没有休假，很多人都是在难以忍受的状态下继续忍受。在阳光照不见的地方，一些悲剧从未停止上演。过去两年多，一些死亡事件最后都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很多人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影响。

每个死伤事件，不仅对受害者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情感影响，而且失去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加上缺乏经济补偿，使许多人陷入更深的贫困。有多少组织或个人会去追踪关注那些逝者家庭的后续情况，他们可以得到多少补偿呢？对于那些失去家中主要劳力的家庭而言，家庭一定是破碎的，家里的每个人也要面临破碎的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破碎的镜子——我本人就是从这样的家庭成长的。有时候，我想着自己见证的悲剧，都想流泪，独处很艰难，但是贫困本身就是油锅里的煎熬。我们就这样过着没有选择的生活，在南洋，无尽地漂着！

出国本身就需要付出成本，不少需要支付高昂的中介费。一两万的中介费，不是小钱，因为你出来打工的时候，一般是先压几个月的工资，这使许多工人需要数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来偿还债务，使他们陷入被剥削的循环。而我本人，当初也是付了9000元的中介费出来的，有的中介公司真的很赚钱，一下子招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万。

当地警察和一些公司的利益勾连，是让工人觉得最无望的地方。这使得我们只能依赖雇主——签证和护照都在雇主手上，如果公司取消了我们的签证，我们没有合法的身份，就会被移民局的人抓走。好的正规大企业都会按照程序走，但是有的公司就抓住这一点，将工人完全控制。雇主利用其权力取消签证，然后举报因为遭遇不公而“潜逃”的工人，后者明明是受害者，结果还容易因此受到惩罚。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在那些抱怨工作环境不好、对外揭发企业黑暗面以及想要跳槽的工人身上，当地警方在得到企业“举报”后，以证件问题、“逃跑”借口或以其它理由拘留并关押相关工人。后者由于缺乏证据和律师资源，最后成为吃亏的一方。